

心經

張愛玲

許小寒道：綾卿，我爸爸沒有見過你，可是他背得出你的電話號碼。」

她的同學段綾卿詫異道：「怎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我爸爸記性壞透了，對於電話號碼卻是例外。」

我有時懶得把朋友的號碼寫下來，就說：爸爸，給我登記一下。他就在他腦子裡過了一過，登了記。」

眾人一齊笑了。小寒高高坐在白宮公寓屋頂花園的水泥欄杆上，五個女孩子簇擁在她下面，一個小些的伏在她腿上，其餘的都倚著欄杆。那是仲夏的晚上，澄澈的天，沒有星，也沒有月亮，小寒穿著孔雀藍襯衫與白褲子，孔雀藍的襯衫消失在孔雀藍的夜裡，隱約中只看見她的沒有血色的玲瓏的臉，底下什麼也沒有，就接著兩條白色的長腿。她人並不高，可是腿相當的長，從欄杆上垂下來，分外的顯得長一點。她把兩隻手撐在背後，人向後仰著。她的臉，是神話裡的小孩的臉，圓鼓鼓的腮幫子，尖尖下巴。極長極長的黑眼睛，眼角向上剔著。短而直的鼻子。薄薄的紅嘴唇，微微下垂，有一種奇異的令人不安的美。

她坐在欄杆上，仿佛只有她一個人在那兒。背後是空曠的藍綠色的天，藍得一點渣子也沒有——有是有的，沉澱在底下，黑漆漆，亮閃閃，煙烘烘，鬧嚷嚷的一片——那就是上海。這裡沒有別的，只有天與上海與小寒。不，天與小寒與上海，因為小寒所坐的地位是介於天與上海之間。她把手撐在背後，壓在粗糙的水泥上，時間久了，覺得痛，便坐直了身子，搓搓手掌心，笑道：「我爸爸成天鬧著說不喜歡上海，要搬到鄉下去。」

一個同學問道：「那對於他的事業，不大方便罷？」

小寒道：「我說的鄉下，不過是龍華江灣一帶。我爸爸這句話，自從我們搬進這公寓的時候就說起，一住倒住了七八年了。」

又一個同學贊道：「這房子可真不錯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爸爸對於我們那幾間屋子很費了一點心血哩！單為了客廳裡另開了一扇門，不知跟房東打了多少吵子！」

同學們道：「為什麼要添一扇門呢？」

小寒笑道：「我爸爸別的迷信沒有，對於陽宅風水倒下過一點研究。」

一個同學道：「年紀大的人……」

小寒剪斷她的話道：「我爸爸年紀可不大，還不到四十呢。」

同學們道：「你今天過二十歲生日……你爸爸跟你媽一定年紀很小就結了婚罷？」

小寒扭過身去望著天，微微點了個頭。許家就住在公寓的最高層，就在屋頂花園底下。

下面的陽臺有人向上喊：「小姐，這兒找您哪！您下來一趟！」小寒答應了一聲，跳下欄杆，就蹬蹬下樓去了。

她同學中有一個，見她去遠了，便悄悄地問道：「只聽見她滿口的爸爸長爸爸短。她母親呢？還在世嗎？」

另一個答道：「在世。」

那一個又問道：「是她自己的母親麼？」

這一個答道：「是她自己的母親。」

另一個又追問道：「你見過她母親沒有？」

這一個道：「那倒沒有，我常來，可是她母親似乎是不大愛見客……」

又有一個道：「我倒見過一次。」

眾人忙問：「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」

那一個道：「不怎樣，胖胖的。」

正在噉噉喳喳，小寒在底下的陽臺喊道：「你們下來吃霜淇淋！自己家裡搖的！」

眾人一面笑，一面抓起吃剩下來的果殼向她擲去，小寒彎腰躲著，罵道：「你們作死呢！」眾人格格笑著，魚貫下樓，早有僕人開著門等著。客室裡，因為是夏天，主要的色調是清冷的檸檬黃與珠灰。不多幾件桃花心木西式傢俱，牆上卻疏疏落落掛著幾張名人書畫。

在燈光下，我們可以看清楚小寒的同學們，一個戴著金絲腳的眼鏡，紫棠色臉，嘴唇染成橘黃色的是一位南洋小姐鄭彩珠。一個頎長潔白，穿一件櫻桃紅鴨皮旗袍的是段綾卿。其餘的三個是三姊妹，余公使的女兒，波蘭，芬蘭，米蘭。波蘭生著一張偌大的粉團臉。朱口黛眉，可惜都擠在一起，局促的地方太局促了，空的地方又太空了。芬蘭米蘭和她們的姊姊眉目相仿，只是臉盤子小些，便秀麗了許多。

米蘭才跨進客室，便被小寒一把揪住道：「准是你幹的，你這丫頭，活得不耐煩了是怎麼著？」米蘭摸不著頭腦，小寒攥著她一隻手，把她拖到陽臺上去，指著地上一攤稀爛的楊梅道：「除了你，沒有別人！水果皮胡桃殼摔下來不算數，索性把這東西的溜溜望我頭上拋！幸而沒有弄髒我衣服，不然，仔細你的皮！」

眾人都跟了出來，幫著米蘭叫屈。綾卿道：「屋頂花園上還有幾個俄國孩子，想是他們看我們丟水果皮，也跟著湊熱鬧，闖了禍。」小寒叫人來掃地。彩珠笑道：「鬧了半天，霜淇淋的影子也沒看見。」

小寒道：「罰你們，不給你們吃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女傭捧著銀盤進來了，各人接過一些霜淇淋，一面吃，一面說笑。女學生們聚到了一堆，「言不及義」，所談的無非是吃的喝的，電影，戲劇與男朋友。波蘭把一隻染了胭脂的小銀匙點牢了綾卿，向眾人笑道：「我知道有一個人，對綾卿有點特別感情。」

小寒道：「是今年的新學生麼？」

波蘭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彩珠道：「是我們的同班生罷？」

波蘭兀自搖頭。綾卿道：「波蘭，少造謠言罷！」

波蘭笑道：「別著急呀！我取笑你，你不會取笑我麼？」

綾卿笑道：「你要我取笑你，我偏不！」

小寒笑道：「噯，噯，噯，綾卿，別那麼著，掃了大家的興！我來，我來！」便跳到波蘭跟前，羞著她的臉道：「呦！呦...波蘭跟龔海立，波蘭跟龔海立……」

波蘭抵著嘴笑道：「你打哪兒聽見的？」

小寒道：「愛爾蘭告訴我的。」

眾人愕然道：「愛爾蘭又是誰？」

小寒道：「那是我給龔海立起的綽號。」

波蘭忙啐了她一口。眾人哄笑道：「倒是貼切！」

彩珠道：「波蘭，你不否認？」

波蘭道：「隨你們編派去，我才不在乎呢！」說了這話，又低下頭去笑吟吟吃她的霜淇淋。

小寒拍手道：「還是波蘭大方！」

芬蘭米蘭卻滿心地的不贊成她們姊姊這樣的露骨表示，覺得一個女孩子把對方沒有拿穩之前，絕對不能承認自己愛戀著對方，萬一事情崩了，徒然自己貶了千金身價。這時候，房裡的無線電正在低低的報告新聞，米蘭搭訕著去把機鈕撥了一下，轉到了一家電臺，奏著中歐民間音樂。芬蘭叫道：「就這個好，我喜歡這個！」兩手一拍，便跳起舞來。她因為騎腳踏車，穿了一條茶青折褶綢裙，每一個褶子裡襯著石榴紅裡子，靜靜立著的時候看不見，現在，跟著急急風的音樂，人飛也似地旋轉著，將裙子抖成一朵奇麗的大花。眾人不禁叫好。

在這一片喧囂聲中，小寒卻豎起了耳朵，辨認公寓裡電梯「工隆工隆」的響聲。那電梯一直開上八層樓來，小寒道：「我爸爸回來了。」

不一會，果然門一開，她父親許峰儀探進頭來望了一望，她父親是一個高大身材，蒼黑臉的人。

小寒噘著嘴道：「等你吃飯，你不來！」

峰儀笑著向眾人點了個頭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去換件衣服。」

小寒道：「你瞧你，連外衣都汗潮了！也不知道你怎麼忙來著！」

峰儀一面解外衣的鈕子，一面向內室裡走。眾人見到了許峰儀，方才注意到鋼琴上面一對暗金攢花照相架裡的兩張照片，一張是小寒的，一張是她父親的。她父親那張照片的下方，另附著一張著色的小照片，是一個粉光脂豔的十五年前的時裝婦人，頭髮剃成男式，圍著白絲巾，蘋果綠水鑽盤花短旗衫，手裡攜著玉色軟緞錢袋，上面繡了一枝紫蘿蘭。

彩珠道：「這是伯母從前的照片麼？」

小寒把手圈住了嘴，悄悄地說道：「告訴你們，你們可不准對我爸爸提起這件事！」又向四面張了一張，方才低聲道，「這是我爸爸。」

眾人一齊大笑起來，仔細一看，果然是她父親化了妝。

芬蘭道：「我們這麼大呼大叫的，伯母愛清靜，不嫌吵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要緊的。我母親也喜歡熱鬧。她沒有來招待你們，一來你們不是客，二來她覺得有長輩在場，未免總有些拘束，今兒索性讓我們玩得痛快些！」

說著，她父親又進來了。小寒奔到他身邊道：「我來給你們介紹。這是段小姐，這是鄭小姐，這是三位余小姐。」又挽住峰儀的胳膊道：「這是我爸爸。我要你們把他認清楚了，免得……」她格吱一笑接下去道：「免得下次你們看見他跟我在一起，又要發生誤會。」

米蘭不懂道：「什麼誤會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上次有一個同學，巴巴地來問我，跟你去看國泰的電影的那個高高的人，是你的男朋友麼？我笑了幾天——一提起來就好笑！這真是……哪兒想起來的事！」

眾人都跟她笑了一陣，峰儀也在內。小寒又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沒有這麼樣的一個男朋友！我難得過一次二十歲生日，他呀，禮到人不到！直等到大家飯也吃過了，玩也玩夠了，他才姍姍來遲，虛應個卯兒，未免太不夠交情了。」

峰儀道：「你請你的朋友們吃飯，要我這麼一個老頭兒攪在裡面算什麼？反而拘的慌！」

小寒白了他一眼道：「得了！少在我面前搭長輩架子！」

峰儀含笑向大家伸了伸手道：「請坐！請坐！霜淇淋快化完了，請用罷！」

小寒道：「爸爸，你要麼？」

峰儀坐下身來，帶笑歎了口氣道：「到我這年紀，你就不那麼愛吃霜淇淋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你今天怎麼了？口口聲聲倚老賣老！」

峰儀向大家笑道：「你們瞧，她這樣興高采烈地過二十歲，就是把我們上一代的人往四十歲五十歲上趕呀！叫我怎麼不寒心呢？」又道：「剛才我回來的時候，好像聽見裡面有拍手的聲音。是誰在這裡表演什麼嗎？」

綾卿道：「是芬蘭在跳舞。」

彩珠道：「芬蘭，再跳一個！再跳一個！」

芬蘭道：「我那點本事，實在是見不得人，倒是綾卿唱個歌給我們聽罷！上個月你過生日的那天唱的那調子就好！」

峰儀道：「段小姐也是不久才過的生日麼？」

綾卿含笑點點頭。米蘭代答道：「她也是二十歲生日。」

芬蘭關上了無線電，又過去掀開了鋼琴蓋道：「來，來，綾卿，你自己彈，自己唱。」

綾卿只是推辭。

小寒道：「我陪你，好不好？我們兩個人一齊唱。」

綾卿笑著走到鋼琴前坐下道：「我嗓子不好，你唱罷，我彈琴。」

小寒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，你得陪著我。有生人在座，我怯呢！」說著，向她父親瞟了一眼，抿著嘴一笑，跟在綾卿後面走到鋼琴邊，一隻手撐在琴上，一隻手搭在綾卿肩上。綾卿彈唱起來，小寒嫌燈太暗了，不住地彎下腰去辨認琴譜上印的詞句，頭髮與綾卿的頭髮揉擦著。峰儀所坐的沙發椅，恰巧在鋼琴的左邊，正對著她們倆。唱完了，大家拍手，小寒也跟著拍。

峰儀道：「咦？你怎麼也拍起手來？」

小寒道：「我沒唱，我不過虛虛地張張嘴，壯壯綾卿的膽罷了……爸爸，綾卿的嗓子怎樣？」

峰儀答非所問，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長得有點像。」

綾卿笑道：「真的麼？」兩人走到一張落地大鏡前面照了一照。綾卿看上去凝重些，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邊倒映著的影子，處處比她短一點，流動閃爍。

眾人道：「倒的確有幾分相像！」

小寒伸手撥弄綾卿戴的櫻桃紅月鉤式的耳環子，笑道：「我要是有綾卿一半美，我早歡喜瘋了！」

波蘭笑道：「算了罷！你已經夠瘋的了！」

老媽子進來向峰儀道：「老爺，電話！」

峰儀走了出去。波蘭看一看手錶道：「我們該走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忙什麼？」

芬蘭道：「我們住得遠，在越界築路的地方，再晚一點，太冷靜了，還是趁早走罷。」

彩珠道：「我家也在越界築路那邊。你們是騎自行車來的麼？」

波蘭道：「是的。可要我們送你回去？你坐在我背後好了。」

彩珠道：「那好極了。」她們四人一同站起來告辭，叮囑小寒：「在伯父跟前說一聲。」

小寒向綾卿道：「你多坐一會兒罷，橫豎你家就在這附近。」

綾卿立在鏡子前面理頭髮，小寒又去撫弄她的耳環道：「脫下來讓我試試。」

綾卿褪了下來，替她戴上了，端詳了一會，道：「不錯——只是使你看上去大了幾歲。」

小寒連忙從耳上摘了下來道：「老氣橫秋的！我一輩子也不配戴這個。」

綾卿笑道：「你難道打算做一輩子小孩子？」

小寒把下頰一昂道：「我就守在家裡做一輩子孩子，又怎麼著？不見得我家裡有誰容不得我！」

綾卿笑道：「你是因為剛才喝了那幾杯壽酒吧？怎麼動不動就像跟人拌嘴似的！」

小寒低頭不答。綾卿道：「我有一句話要勸你：關於波蘭……你就少逗著她罷！你明明知道龔海立對她並沒有意思。」

小寒道：「哦？是嗎？他不喜歡她，他喜歡誰？」

綾卿頓了一頓道：「他喜歡你。」

小寒笑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綾卿道：「別裝佯了。你早知道了！」

小寒道：「天曉得，我真正一點影子也沒有。」

綾卿道：「你知道不知道，倒也沒有多大的關係，反正你不喜歡他。」

小寒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不喜歡他？」

綾卿道：「人家要你，你不要人家，鬧的烏煙瘴氣，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怎麼獨獨這一次，你這麼關心呢？你也有點喜歡他罷？」

綾卿搖搖頭道：「你信也罷，不信也罷。我要走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還不到十一點呢！伯母管得你這麼嚴麼？」

綾卿歎道：「管得嚴，倒又好了！她老人家就壞在當著不著的，成天只顧抽兩筒煙，世事一概都不懂，耳朵根子又軟，聽了我嫂子的挑唆，無緣無故就找岔子跟人慪氣！」

小寒道：「年紀大的人就是這樣。別理她就完了！」

綾卿道：「我看她也可憐。我父親死後，她辛辛苦苦把我哥哥撫養成人，娶了媳婦，偏偏我哥哥又死了。她只有我這一點親骨血，凡事我不能不順著她一點。」

說著，兩人一同走到穿堂裡，綾卿從衣架上取下她的白綢外套，小寒陪著她去揸電梯的鈴，不料揸了許久，不見上來。小寒笑道：「糟糕！開電梯的想必是盹著了！我送你從樓梯上走下去罷。」

樓梯上的電燈，不巧又壞了。兩人只得摸著黑，挨挨蹭蹭，一步一步相偎相傍走下去。

幸喜每一家門上都鑲著一塊長方形的玻璃，玻璃上也有糊著油綠描金花紙的，也有的罩著粉荷色皺褶紗幕，微微透出燈光，照出腳下仿雲母石的磚地。

小寒笑道：「你覺得這樓梯有什麼特點麼？」

綾卿想了一想道：「特別的長……」

小寒道：「也許那也是一個原因。不知道為什麼，無論誰，單獨的上去或是下來，總喜歡自言自語。好幾次了，我無心中聽見買菜回來的阿媽與廚子，都在那裡說夢話。我叫這樓梯『獨白的樓梯』。」

綾卿笑道：「兩個人一同走的時候，這樓梯對於他們也有神秘的影響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想必他們比尋常要坦白一點。」

綾卿道：「我就坦白一點。關於龔海立……」

小寒笑道：「你老是忘不了他！」

綾卿道：「你不愛他，可是你要他愛你，是不是？」

小寒失聲笑道：「我自己不能嫁給他，我又霸著他——天下也沒有這樣自私的人！」

綾卿不語。

小寒道：「你完全弄錯了。你不懂得我，我可以證明我不是那樣自私的人。」

綾卿還是不做聲。小寒道：「我可以使他喜歡你，我也可以使你喜歡他。」

綾卿道：「使我喜歡他，並不難。」

小寒道：「哦？你覺得他這麼有吸引力麼？」

綾卿道：「我倒不是單單指著他說。任何人……當然這『人』字是代表某一階級與年齡範圍內的未婚者……在這範圍內，我是『人盡可夫』的！」

小寒睜大了眼望著她，在黑暗中又看不出她的臉色。

綾卿道：「女孩子們急於結婚，大半是因為家庭環境不好，願意遠走高飛。我……如果你到我家裡來過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是給逼急了……」

小寒道：「真的？你母親，你嫂嫂——」

綾卿道：「都是好人，但是她們是寡婦，沒有人，沒有錢，又沒受過教育。我呢，至少我有個前途。她們恨我哪，雖然她們並不知道。」

小寒又道：「真的？真有這樣的事？」

綾卿笑道：「誰都像你呢，有這麼一個美滿的家庭！」

小寒道：「我自己也承認，像我這樣的家庭，的確是少有的。」

她們走完了末一層樓。綾卿道：「你還得獨自爬上樓去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，我叫醒開電梯的。」

綾卿笑道：「那還好。不然，你可仔細點，別在樓梯上自言自語的，洩漏了你的心事。」

小寒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心事？」

兩人分了手，小寒乘電梯上來，回到客室裡，她父親已經換了浴衣拖鞋，坐在沙發上看晚報。小寒也向沙發上一坐，人溜了下去，背心抵在坐墊上，腿伸得長長的，兩手塞在褲袋裡。

峰儀道：「你今天吃了酒？」小寒點點頭。

峰儀笑道：「女孩子們聚餐，居然喝得醉醺醺的，成何體統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然也不至於喝得太多——等你不來，悶的慌。」

峰儀道：「我早告訴過你了，我今天有事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早告訴過你了，你非來不可，人家一輩子只過一次二十歲生日！」

峰儀握著她的手，微笑向她注視著道：「二十歲了。」沉默了一會，他又道：「二十年了……你生下來的時候，算命的說是○母親，本來打算把你過繼給三舅母的，你母親捨不得。」

小寒道：「三舅母一直住在北方……」

峰儀點頭笑道：「真把你過繼了出去，我們不會有機會見面的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過二十歲生日，想必你總會來看我一次。」峰儀又點點頭，兩人都默然。

半晌，小寒細聲道：「見了面，像外姓人似的……」如果那時候，她真是把她母親剋壞了……不，過繼了出去，照說就不剋了。然而……「然而」怎樣？他究竟還是她的父親，她究竟還是他的女兒，即使他沒有妻，即使她姓了另外一個姓，他們兩人同時下意識地向沙發的兩頭移了一移，坐遠了一點。兩人都有點羞慚。

峰儀把報紙折疊起來，放在膝蓋上，人向背後一靠，緩緩地伸了個懶腰，無緣無故說道：「我老了。」

小寒又坐近了一點道：「不，你累了。」

峰儀笑道：「我真的老了。你看，白頭髮。」

小寒道：「在哪兒？」峰儀低下頭來，小寒尋了半日，尋到了一根，笑道：「我替你拔掉它。」

峰儀道：「別替我把一頭頭髮全拔光了！」

小寒道：「哪兒就至於這麼多？況且你頭髮這麼厚，就拔個十根八根，也是九牛一毛！」

峰儀笑道：「好哇！你罵我！」

小寒也笑了，湊在他頭髮上聞了一聞，皺著眉道：「一股子雪茄煙味！誰抽的？」

峰儀道：「銀行裡的人。」

小寒輕輕用一隻食指沿著他鼻子滑上滑下，道：「你可千萬別抽上了，不然，就是個標準的摩登老太爺！」

峰儀拉住她的手臂，將她向這邊拖了一拖，笑道：「我說，你對我用不著時時刻刻裝出孩子氣的模樣，怪累的！」

小寒道：「你嫌我做作？」

峰儀道：「我知道你為什麼願意永遠不長大。」

小寒突然撲簌簌落下兩行眼淚，將臉埋在他肩膀上。

峰儀低聲道：「你怕你長大了，我們就要生疏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小寒不答，只伸過一條手臂去兜住他的頸子。

峰儀道：「別哭。別哭。」

這時夜深人靜，公寓只有許家一家，廚房裡還有嘩啦啦放水洗碗的聲音，是小寒做壽的餘波。穿堂裡一陣腳步響，峰儀道：「你母親來了。」

他們兩人仍舊維持著方才的姿勢，一動也不動。許太太開門進來，微笑望了他們一望，自去整理椅墊子，擦去鋼琴上茶碗的水漬，又把所有的煙灰都折在一個盤子裡，許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細格子綢衫，很俊秀的一張臉，只是因為胖，有點走了樣。眉心更有極深的兩條皺紋。她問道：「誰吃煙來著？」

小寒並不回過臉來，只咳嗽了一聲，把嗓子恢復原狀，方才答道：「鄺彩珠和那個頂大的余小姐。」

峰儀道：「這點大的女孩子就抽煙，我頂不贊成。你不吃罷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。」

許太太笑道：「小寒說小也不小了，做父母的哪裡管得了那麼許多？二十歲的人了——」

小寒道：「媽又來了！照嚴格的外國計算法，我要到明年的今天才二十歲呢！」

峰儀笑道：「又犯了她的忌了！」

許太太笑道：「好好好，算你十九歲！算你九歲也行！九歲的孩子，早該睡覺了。還不趕緊上床去！」

小寒道：「就來了。」

許太太又向峰儀道：「你的洗澡水給你預備好了。」

峰儀道：「就來了。」

許太太把花瓶送出去換水，順手把煙灰碟子也帶了出去。

小寒抬起頭來，仰面看了峰儀一看，又把臉伏在他身上。

峰儀推她道：「去睡罷！」

小寒只是不願。良久，峰儀笑道：「已經睡著了？」硬把她的頭扶了起來，見她淚痕未幹，眼皮兒抬不起來，淚珠還是不斷地滾下來。峰儀用手替她拭了一下，又道：「去睡罷！」

小寒捧著臉站起身來，繞到沙發背後去，待要走，又彎下腰來，兩隻手叩住峰儀的喉嚨，下頰擱在他頭上。峰儀伸出兩隻手來，交疊按住她的手。又過了半晌，小寒方才去了。

第二天，給小寒祝壽的幾個同學，又是原班人馬，來接小寒一同去參觀畢業典禮。龔海立是本年度畢業生中的佼佼者，拿到了醫科成績最優獎，在課外活動中他尤其出過風頭，因此極為女學生們注意。小寒深知他傾心於自己，只怪她平時對於她的追求者，態度過於決裂，他是個愛面子的人，惟恐討個沒趣，所以遲遲地沒有表示。這一天下午，在歡送畢業生的茶會裡，小寒故意地走到龔海立跟前，伸出一隻手來，握了他一下，笑道：「恭喜！」

海立道：「謝謝你。」

小寒道：「今兒你是雙喜呀！聽說你跟波蘭……訂婚了，是不是？」

海立道：「什麼？誰說的？」

小寒撥轉身來就走，仿佛是忍住兩泡眼淚，不讓他瞧見似的。海立呆了一呆，回過味來，趕了上去，她早鑽到人叢中，一混就不見了。

她種下了這個根，靜等著事情進一步發展。果然一切都不出她所料。

第二天，她父親辦公回來了，又是坐在沙發上看報，她坐在一旁，有意無意地說道：「你知道那龔海立？」

她父親彈著額角道：「我知道，他父親是個龔某人——名字一時記不起來了。」

小寒微笑道：「大家都以為他要跟余公使的大女兒訂婚了。昨天我不該跟他開玩笑，賀了他一聲，誰知他就急瘋了，找我理論，我恰巧走開了。當著許多人，他抓住了波蘭的妹妹，問這謠言是誰造的。虧得波蘭脾氣好，不然早同他翻了臉了！米蘭孩子氣，在旁邊說：『我姊姊沒著急，倒要你跳得三丈高！』他就說：『別的不要緊，這話不能吹到小寒耳朵裡去！』大家覺得他這話稀奇，逼著問他。他瞞不住了，老實吐了出來。這會子嚷嚷得誰都知道了。我再也想不到，他原來背地裡愛著我！」

峰儀笑道：「那他就倒楣了！」

小寒斜瞟了他一眼道：「你怎見得他一定是沒有希望？」

峰儀笑道：「你若是喜歡他，你也不會把這些事源源本本告訴我了。」

小寒低頭一笑，捏住一綹子垂在面前的鬢髮，編起小辮子來，編了又拆，拆了又編。

峰儀道：「來一個，丟一個，那似乎是你的一貫政策。」

小寒道：「你就說得我那麼狠。這一次，我很覺得那個人可憐。」

峰儀笑道：「那就有點危險性質。可憐是近於可愛呀！」

小寒道：「男人對於女人的憐憫，也許是近於愛。一個女人決不會愛上一個她認為楚楚可憐的男人。女人對於男人的愛，總得帶點崇拜性。」

峰儀這時候，卻不能繼續看他的報了，放下了報紙向她半皺著眉毛一笑，一半是喜悅，一半是窘。隔了一會，他又問她道：「你可憐那姓龔的，你打算怎樣？」

小寒道：「我替他做媒，把綾卿介紹給他。」

峰儀道：「哦！為什麼單揀中綾卿呢？」

小寒道：「你說過的，她像我。」

峰儀笑道：「你記性真好！……可你不覺得委屈了綾卿麼？你把人家的心弄碎了，你要她去拾破爛，一小片一小片耐心地拾拼起來，像孩子們玩拼圖遊戲似的——也許拼個十年八年也拼不全。」

小寒道：「綾卿不是傻子。龔海立有家產，又有作為，剛畢業就找到了很好的事。人雖說不漂亮，也很拿得出去。只怕將來羨慕綾卿的人多著呢！」

峰儀不語。過了半日，方笑道：「我還是說：可憐的綾卿！」

小寒嘆著他道：「可是你自己說的：可憐是近於可愛！」

峰儀笑了一笑，又拿起他的報紙來，一面看，一面閑閑地道：「那龔海立，人一定是不錯，連你都把他誇得一枝花似的！」小寒瞪了他一眼，他只做沒看見，繼續說下去道：「你把這些話告訴我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。」

小寒低聲道：「我不過要你知道我的心。」

峰儀道：「我早已知道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可是你會忘記的，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。男人就是這樣！」

峰儀道：「我的記性不至於壞到這個田地罷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」她牽著他的袖子，試著把手伸進袖口裡去，幽幽地道：「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離開你的。有一天我老了，人家都要說：她為什麼不結婚？她根本沒有過結婚的機會！沒有人愛過她！誰都這樣想——也許連你也會這樣想。我不能不防到這一天，所以我要你記得這一切。」

峰儀鄭重地掉過身來，面對面注視著她，道：「小寒，我常常使你操心麼？我使你痛苦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不，我非常快樂。」

峰儀噓了一口氣道：「那麼，至少我們三個人之中，有一個是快樂的！」

小寒嗔道：「你不快樂？」

峰儀道：「我但凡有點人心，我怎麼能快樂呢？我眼看著你白耽擱了你自己。你犧牲了自己，於我又有什麼好處？」

小寒只是瞪大了眼睛望著他。他似乎是轉念一想，又道：「當然哪，你給了我精神上的安慰！」他嘿嘿地笑了幾聲。

小寒銳聲道：「你別這麼笑！我聽了，渾身的肉都緊了一緊！」她站起身來，走到陽臺上去，將背靠在玻璃門上。

峰儀忽然軟化了，他跟到門口去，可是兩個人一個在屋子裡面，一個在屋子外面。他把一隻手按在玻璃門上，垂著頭站著，簡直不像一個在社會上混了多年的有權力有把握的人。

他囁嚅說道：「小寒，我們不能這樣下去了。我……我們得想個辦法。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兒去住些時……」

小寒背向著他，咬著牙微笑道：「你當初沒把我過繼給三舅母，現在可太晚了……你呢？你有什麼新生活的計畫？」

峰儀道：「我們也許到莫干山去過夏天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們？你跟媽？」

峰儀不語。

小寒道：「你要是愛她，我在這兒你也一樣的愛她。你要是不愛她，把我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你也還是不愛她。」

隔著玻璃，峰儀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——象牙黃的圓圓的手臂，袍子是幻麗的花洋紗，朱漆似的紅底子，上面印著青頭白臉的孩子，無數的孩子在他的指頭縫裡蠕動。小寒——那可愛的大孩子，有著豐澤的，象牙黃的肉體的大孩子……峰儀猛力掣回他的手，仿佛給火燙了一下，臉色都變了，掉過身去，不看她。

天漸漸暗了下來，陽臺上還有點光，屋子裡可完全黑了。

他們背對著背說話。小寒道：「她老了，你還年青——這也能夠怪在我身上？」

峰儀低聲道：「沒有你在這兒比著她，處處顯得她不如你，她不會老得這樣快。」

小寒扭過身來，望著他笑道：「嚇！你這話太不近情理了。」

她憔悴了，我使她顯得憔悴，她就更憔悴了。這未免有點不合邏輯。我也懶得跟你辯了。反正你今天是生了我的氣，怪我就怪我罷！」

峰儀斜倚坐在沙發背上，兩手插在褲袋裡，改用了平靜的，疲倦的聲音答道：「我不怪你。我誰也不怪，只怪我自己太糊塗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聽你這口氣，仿佛你只怨自己上了我的當似的，仿佛我有意和我母親過不去，離間了你們的愛！」

峰儀道：「我並沒有說過這句話。事情是怎樣開頭的，我並不知道。七八年了——你才那麼一點高的時候……不知不覺的……」

啊，七八年前……那是最可留戀的時候，父女之愛的黃金時期，沒有猜忌，沒有試探，沒有嫌疑……小寒又著兩手擱在胸口，緩緩走到陽臺邊上。沿著鐵欄杆，編著一帶短短的竹籬笆，木槽裡種了青藤，爬在籬笆上，開著淡白的小花。

夏季的黃昏，充滿了回憶。

峰儀跟了出來，靜靜地道：「小寒，我決定了。你不走開，我走開。我帶了你母親走。」

小寒道：「要走我跟你們一同走。」

他不答。

她把手插到陰涼的綠葉子裡去，捧著一球細碎的花，用明快的，唱歌似的嗓子，笑道：「你早該明白了，爸爸——」

她嘴裡的這一聲「爸爸」滿含著輕褻與侮辱，「我不放棄你，你是不會放棄我的！」

籬上的藤努力往上爬，滿心只想越過籬笆去，那邊還有一個新的寬敞的世界。誰想到這不是尋常的院落，這是八層樓上的陽臺。過了籬笆，什麼也沒有，空蕩蕩的，空得令人眩暈。她爸爸就是這條藤，他躲開了她又怎樣？他對於她母親的感情，早完了，一點也不剩。至於別的女人……她爸爸不是那樣的人。

她回過頭去看看，峰儀回到屋子裡去了，屋子裡黑洞洞的。

可憐的人！為了龔海立，他今天真有點不樂意呢！他後來那些不愉快的話，無疑地，都是龔海立給招出來的！小寒決定採取高壓手腕給龔海立與段綾卿做媒，免得她爸爸疑心她。

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。龔海立發覺他那天誤會了她的意思，正在深自懺悔，只恨他自己神經過敏，太冒失了。對於小寒，他不但沒有反感，反而愛中生敬，小寒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她告訴他，他可以從綾卿那裡得到安慰，他果然就覺得綾卿和她有七八分相象，綾卿那一方面自然是不成問題的，連她那脾氣疙瘩的母親與嫂子都對於這一頭親事感到幾分熱心。

海立在上海就職未久，他父親又給他在漢口一個著名的醫院裡謀到了副主任的位置，一兩個月內就要離開上海。

他父母不放心他單身出門，逼著他結了婚再動身。海立與綾卿二人，一個要娶，一個要嫁，在極短的時間裡，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了。小寒這是生平第一次為人拉攏，想不到第一炮就這麼的響，自然是很得意。

這一天傍晚，波蘭打電話來。小寒明知波蘭為了龔海立的事，對她存了很深的介蒂。波蘭那一方面，自然是有點誤會，覺得小寒玩弄了龔海立，又丟了他，破壞了波蘭與他的友誼不算，另外又介紹了一個綾卿給他，也難怪波蘭生氣。波蘭與小寒好久沒來往過了，兩人在電話上卻是格外地親熱。寒暄之下，波蘭問道：「你近來看見過綾卿沒有？」

小寒笑道：「她成天忙著應酬她的那一位，哪兒騰得出時間來敷衍我們呀？」

波蘭笑道：「我前天買東西碰見了她，也是在國泰看電影。」

小寒笑道：「怎麼叫『也』是？」

波蘭笑道：「可真巧，你記得，你告訴過我們，你同你父親去看電影，也是在國泰，人家以為他是你的男朋友——」

小寒道：「綾卿——她沒有父親——」

波蘭笑道：「陪著她的，不是她的父親，是你的父親。」波蘭聽那邊半晌沒有聲音，便叫道：「喂！喂！」

小寒那邊也叫道：「喂！喂！怎麼電話繞了線？你剛才說什麼來著？」

波蘭笑道：「沒說什麼。你飯吃過了麼？」

波蘭道：「那我不耽擱你了，再會罷！有空打電話給我，別忘了！」

小寒道：「一定！一定！你來玩啊！再見！」她剛把電話掛上，又朗朗響了起來。小寒摘下耳機來一聽，原來是她爸爸。他匆匆地道：「小寒麼？叫你母親來聽電話。」

小寒待要和他說話，又咽了下去，向旁邊的老媽子道：「太太的電話。」自己放下耳機，捧了一本書，坐在一旁。

許太太挾著一卷挑花枕套進來了，一面走，一面低著頭把針插在大襟上。她拿起了聽筒道：「喂！……噢……唔，唔……曉得了。」便掛斷了。

小寒抬起頭來道：「他不回來吃飯？」

許太太道：「不回來。」

小寒笑道：「這一個禮拜裡，倒有五天不在家裡吃飯。」

許太太笑道：「你倒記得這麼清楚！」

小寒笑道：「爸爸漸漸地學壞了！媽，你也不管管他！」

許太太微笑道：「在外面做事的人，誰沒有一點應酬！」她從身上摘掉一點線頭兒，向老媽子道：「開飯罷！就是我跟小姐兩個人。中午的那荷葉粉蒸肉，用不著給老爺留著了，你們吃了它罷！我們兩個人都嫌膩。」

小寒當場沒再說下去，以後一有了機會，她總是勸她母親注意她父親的行蹤。許太太只是一味地不聞不問。有一天，小寒實在忍不住了，向許太太道：「媽，你不趁早放出兩句話來，等他的心完全野了，你要干涉，就太遲了！你看他這兩天，家裡簡直沒看見他的人。難得在家的時候，連脾氣都變了。你看他今兒早上，對您都是粗聲大氣的……」

許太太歎息道：「那算得了什麼？比這個難忍的，我也忍了這些年了。」

小寒道：「這些年？爸爸從來沒有這麼荒唐過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他並沒有荒唐過，可是……一家有一家的難處。我要是像你們新派人脾氣，跟他來一個釘頭碰鐵頭，只怕你早就沒有這個家了！」

小寒道：「他如果外頭有了女人，我們還保得住這個家麼？保全了家，也不能保全家庭的快樂！我看這情形，他外頭一定有了人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女孩子家，少管這些事罷！你又懂得些什麼？」

小寒賭氣到自己屋裡去了，偏偏僕人又來報說有一位龔先生來看她，小寒心裡撲通撲通跳著，對著鏡子草草用手攏了一攏頭髮，就出來了。

那龔海立是茁壯身材，低低的額角，黃黃的臉，鼻直口方，雖然年紀很輕，卻帶著過度的嚴肅氣氛，背著手在客室裡來回地走。見了小寒，便道：「許小姐，我是給您辭行來的。」

小寒道：「你——這麼快就要走了？你一個人走？」

海立道：「是的。」

小寒道：「綾卿……」

海立向她看了一眼，又向陽臺上看了一眼。小寒見她母親在涼棚底下捉花草上的小蟲，便掉轉口氣來，淡淡地談了幾句。海立起身告辭。小寒道：「我跟你一塊兒下去。我要去買點花。」

在電梯上，海立始終沒開過口。到了街上，他推著腳踏車慢慢地走，車夾在他們兩人之間。小寒心慌意亂的，路也不會走了，不住地把腳絆到車上。強烈的初秋的太陽曬在青浩浩的長街上。已經是下午五點鐘了。一座座白色的，糙黃的住宅，在蒸籠裡蒸了一天，像饅頭似地漲大了一些。什麼都漲大了一一車輛，行人，郵筒，自來水筒……街上顯得異常的擁擠。小寒躲開了肥胖的綠色郵筒，躲開了紅衣的胖大的俄國婦人，躲開了一輛碩大無朋的小孩子的臥車，頭一陣陣的暈。

海立自言自語似地說：「你原來不知道。」

小寒舔了一舔嘴唇道：「不知道。……你跟綾卿鬧翻了麼？」

海立道：「鬧翻倒沒有鬧翻。昨天我們還見面來著。她很坦白地告訴我，她愛你父親。他們現在忙著找房子。」

小寒把兩隻手沉重地按在腳踏車的扶手上，車停了，他們倆就站定了。小寒道：「她發了瘋了！這……這不行的！你得攔阻她。」

海立道：「我沒有這個權利，因為我所給她的愛，是不完全的。她也知道。」

他這話音裡的暗示，似乎是白費了。小寒簡直沒聽見，只顧說她的：「你得攔阻她！她瘋了。可憐的綾卿，她還小呢，她才跟我同年！她不懂這多麼危險。她跟了我父親，在法律上一點地位也沒有，一點保障也沒有……誰都看不起她！」

海立道：「我不是沒勸過她，社會上像她這樣的女人太多了，為了眼前的金錢的誘惑——」

小寒突然叫道：「那倒不見得！我爸爸喜歡誰，就可以得到誰，倒用不著金錢的誘惑！」

海立想不到這句話又得罪了她，招得她如此激烈地袒護她爸爸。他被她堵得紫漲了臉道：「我……我並不是指著你父親說的。他們也許是純粹的愛情的結合。唯其因為這一點，我更沒有權利干涉他們了，只有你母親可以站出來說話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母親不行，她太軟弱了。海立，你行，你有這個權利。綾卿不過是一時的糊塗，她實在是愛你的。」

海立道：「但是那只是頂浮泛的愛。她自己告訴過我，這一點愛，別的不夠，結婚也許夠了。許多號稱戀愛結婚的男女，也不過是如此罷了。」

小寒迅速地，滔滔不絕地說道：「你信她的！我告訴你，綾卿骨子裡是老實人，可是她有時候故意發驚人的論調，她以為那是時髦呢。我認識她多年了。我知道她。她愛你的！她愛你的！」

海立道：「可是……我對她……也不過如此。小寒，對於你，我一直是……」

小寒垂下頭去，看著腳踏車上的鈴，海立不知不覺伸過手去掩住了鈴上的太陽光，小寒便抬起眼來，望到他眼睛裡去。

海立道：「我怕你，我一直沒敢對你說，因為你是我所見到的最天真的女孩子，最純潔的。」

小寒微笑道：「是嗎？」

海立道：「還有一層，你的家庭太幸福，太合乎理想了。」

我縱使把我的生命裡最好的一切獻給你，恐怕也不能夠使你滿意。現在，你爸爸這麼一來……我知道我太自私了，可是我不由得替我自己高興，也許你願意離開你的家……」

小寒伸出一隻手去抓住他的手。她的手心裡滿是汗，頭髮裡也是汗，連嗓子裡都仿佛是汗，水汪汪地堵住了。眼睛裡一陣燙，滿臉都濕了。她說：「你太好了！你待我太好了！」

海立道：「光是好，有什麼用？你還是不喜歡我！」

小寒道：「不，不，我……我真的……」

海立還有點疑疑惑惑地道：「你真的……」

小寒點點頭。

海立道：「那麼……」

小寒又點點頭。她抬起手來擦眼淚，道：「你暫時離開了我罷。我……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你如果在我跟前，我忍不住要哭……街上……不行……」

海立忙道：「我送你回去。」

小寒哆嗦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你快走！我這就要……管不住我自己了！」

海立連忙跨上自行車走了。小寒竭力捺住了自己，回到公寓裡來，恰巧誤了電梯，眼看著它冉冉上升。小寒重重地揪鈴，電梯又下來了。門一開，她倒退了一步，裡面的乘客原來是她父親！她木木地走進電梯，在黯黃的燈光下，她看不見他臉上任何表情。這些天了，他老是躲著她，不給她一個機會與他單獨談話。她不能錯過了這一剎那。二樓……三樓……四樓。她低低地向他道：「爸爸，我跟龔海立訂婚了。」

他的回答也是頂低頂低的，僅僅是嘴唇的翕動，他們從前常常在人叢中用這方式進行他們的秘密談話。他道：「你不愛他。你再仔細想想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愛他。我一直瞞著人愛著他。」

峰儀道：「你再考慮一下。」

八樓。開電梯的嘩喇喇拉開了鐵柵欄，峰儀很快地走了出去，掏出鑰匙來開門。小寒趕上去，急促地道：「我早考慮過了。我需要一點健康的，正常的愛。」

峰儀淡淡地道：「我是極其贊成健康的，正常的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了進去，穿過客堂，往他的書房裡去了。

小寒站在門口，愣了一會，也走進客室裡來。陽臺上還曬著半邊太陽，她母親還蹲在涼棚底下修剪盆景。小寒三腳二步奔到陽臺上，呼朗一聲，把那綠瓷花盆踢到水溝裡去。許太太吃了一驚，紮煞著兩手望著她，還沒說出話來，小寒順著這一踢的勢子，倒在竹籬笆上，待要哭，卻哭不出來，臉掙得通紅，只是乾咽氣。

許太太站起身來，大怒道：「你這是算什麼？」

小寒回過一口氣來，咬牙道：「你好！你縱容得他們好！爸爸跟段綾卿同居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許太太道：「我知道不知道，關你什麼事？我不管，輪得著你來管？」

小寒把兩臂反剪在背後，顫聲道：「你別得意！別以為你幫著他們來欺負我，你就報了仇——」

許太太聽了這話，臉也變了，刷地打了她一個嘴巴子，罵道：「你胡說些什麼？你犯了失心瘋了？你這是對你母親說話麼？」

小寒挨了打，心地卻清楚了一些，只是嘴唇還是雪白的，上牙忒楞楞打著下牙。她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她母親這樣發脾氣，因此一時也想不到抗拒。兩手捧住腮頰，閉了一會眼睛，再一看，母親不在陽臺上，也不在客室裡。她走進屋裡去，想到書房裡去見她父親，又沒有勇氣。她知道他還在裡面，因為有人在隔壁翻抽斗，清理檔案。

她正在猶疑，她父親提了一隻皮包從書房裡走了出來。小寒很快地搶先跑到門前，把背抵在門上。峰儀便站住了腳。

小寒望著他。都是為了他，她受了這許多委屈！她不由得滾下淚來。在他們之間，隔著地板，隔著檸檬黃與珠灰方格子的地席，隔著睡熟的狸花貓，痰盂，小撮的煙灰，零亂的早上的報紙……她的粉碎了的家！……短短的距離，然而滿地似乎都是玻璃屑，尖利的玻璃片，她不能夠奔過去。她不能夠近他的身。

她說：「你以為綾卿真的愛上了你？她告訴過我的，她是『人盡可夫』！」

峰儀笑了，像是感到了興趣，把皮包放在沙發上道：「哦？是嗎？她有過這話？」

小寒道：「她說她急於結婚，因為她不能夠忍受家庭裡的痛苦。她嫁人的目的不過是換個環境，碰到誰就是誰！」

峰儀笑道：「但是她現在碰到了我！」

小寒道：「她先遇見了龔海立，後遇見了你。你比他有錢，有地位——」

峰儀道：「但是我有妻子！她不愛我到很深的程度，她肯不顧一切地跟我麼？她敢冒這個險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啊，原來你自己也知道你多麼對不起綾卿！你不打算娶她。你愛她，你不能害了她！」

峰儀笑道：「你放心。現在的社會上的一般人不像從前那麼嚴格了。綾卿不會怎樣吃苦的。你剛剛說過：我有錢，我有地位。你如果為綾卿擔憂的話，大可以不必了！」

小寒道：「我才不為她擔憂呢！她是多麼有手段的人！我認識她多年了，我知道她，你別以為她是個天真的女孩子！」

峰儀微笑道：「也許她不是一個天真的女孩子。天下的天真的女孩子，大約都跟你差不多罷！」

小寒跳腳道：「我有什麼不好？我犯了什麼法？我不該愛我父親，可是我是純潔的！」

峰儀道：「我沒說你不純潔呀！」

小寒哭道：「你看不起我，因為我愛你！你哪裡還有點人心哪——你是個禽獸！你——你看不起我！」

她撲到他身上去，打他，用指甲抓他。峰儀捉住她的手，把她摔到地上去。她在掙扎中，尖尖的長指甲劃過了她自己的腮，血往下直滴。穿堂裡一陣細碎的腳步聲。峰儀沙聲道：「你母親來了。」

小寒在迎面的落地大鏡中瞥見了她自己，失聲叫道：「我的臉！」她臉上又紅又腫，淚痕狼藉，再加上那鮮明的血跡子。

峰儀道：「快點！」他把她從地上曳過這邊來，使她伏在他膝蓋上，遮沒了她的面龐。

許太太推門進來，問峰儀道：「你今兒回家吃晚飯麼？」

峰儀道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呢。我有點事要上天津去一趟，耽擱多少時候卻說不定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噢。幾時動身？」

峰儀道：「今兒晚上就走。我說，我不在這兒的時候，你有什麼事，可以找行裡的李慕仁，或是我的書記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知道了。我去給你打點行李去。」

峰儀道：「你別費事了，讓張媽她們動手好了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別的沒有什麼，最要緊的就是醫生給你配的那些藥，左一樣，右一樣，以後沒人按時弄給你吃，只怕你自己未必記得。我還得把藥方子跟服法一樣一樣交代給你。整理好了，你不能不過一過目。」

峰儀道：「我就來了。」

許太太出去之後，小寒把臉撇在她父親腿上，雖然極力抑制著，依舊肩膀微微聳動著，在那裡靜靜地啜泣。峰儀把她的頭搬到沙發上，站起身來，抹了一抹褲子上的皺紋，提起皮包，就走了出去。

小寒伏在沙發上，許久許久，忽然跳起身來。爐臺上的鐘指著七點半。她決定去找綾卿的母親，這是她最後的一著。

綾卿曾經告訴過她，段老太太是怎樣的一個人——糊塗而又暴躁，固執起來非常的固執。既然綾卿的嫂子能夠支配這老太太，未見得小寒不能夠支配她！她十有八九沒有知道綾卿最近的行動。知道了，她決不會答應的。綾卿雖然看穿了她的為人，母女的感情還是很深。她的話一定有相當的力量。

小寒匆匆地找到她的皮夾子，一刻也不耽擱，就出門去了。她父親想必早離開了家。母親大約在廚房裡，滿屋子鴉雀無聲，只隱隱聽見廚房裡油鍋的爆炸。

小寒趕上了一部公共汽車。綾卿的家，遠雖不遠，卻是落荒的地方。小寒在暮色蒼茫中一家一家挨次看過，認門牌認了半天，好容易尋著了。是一座陰慘慘的灰泥住宅，洋鐵水管上生滿了青黯的黴苔。只有一扇窗裡露出燈光，燈上罩著破報紙，仿佛屋裡有病人似的。小寒到了這裡，卻躊躇起來，把要說的話，在心上盤算了又盤算。天黑了，忽然下起雨來，那雨勢來得猛，嘩嘩潑到地上，地上起了一層白煙。小寒回頭一看，雨打了她一臉，嗆得她透不過氣來，她掏出手絹子來擦乾了一隻手，舉

手揪鈴。揪不了一會，手又是濕淋淋的。她怕觸電，只得重新揩幹了手，再揪。鈴想必壞了，沒有人來開門。小寒正待敲門，段家的門口來了一輛黃包車。一個婦人跨出車來，車上的一盞燈照亮了她那桃灰細格子綢衫的稀濕的下角。小寒一呆，看清楚了是她母親，正待閃過一邊去，卻來不及了。

她母親慌慌張張迎上前來，一把拉住了她道：「你還不跟我來！你爸爸——在醫院裡——」

小寒道：「怎麼？汽車出了事？還是——」

她母親點了點頭，向黃包車夫道：「再給我們叫一部。」

不料這地方偏僻，又值這傾盆大雨，竟沒有第二部黃包車，車夫道：「將就點，兩個人坐一部罷。」

許太太與小寒只得鑽進車去，兜起了油布的篷。小寒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爸爸怎麼了？」

許太太道：「我從窗戶裡看見你上了公共汽車，連忙趕了下來，跳上了一部黃包車，就追了上來。」

小寒道：「爸爸怎麼會到醫院裡去的？」

許太太道：「他好好地在那裡。我不過是要你回來，哄你的。」

小寒聽了這話，心頭火起，攀開了油布就要往下跳。許太太扯住了她，喝道：「你又發瘋了？趁早給我安靜點！」

小寒鬧了一天，到了這個時候，業已精疲力盡，竟扭不過她母親。雨下得越發火熾了，拍啦啦濺在油布上。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，油布裡面是黑沉沉的。視覺的世界早已消滅了，餘下的僅僅是嗅覺的世界——雨的氣味，打潮了的灰土的氣味，油布的氣味，油布上的泥垢的氣味，水滴滴的頭髮的氣味，她的腿緊緊壓在她母親的腿上一——自己的骨肉。

她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厭惡與恐怖。怕誰？恨誰？她母親？她自己？她們只是愛著同一個男子的兩個女人。她憎嫌她自己的肌肉與那緊緊擠著她的，溫暖的，他人的肌肉。呵，她自己的母親！

她痛苦地叫喚道：「媽，你早也不管管我！你早在那兒幹什麼？」

許太太低聲道：「我一直不知道……我有點知道，可是我不敢相信——一直到今天，你逼著我相信……」

小寒道：「你早不管！你……你裝著不知道！」

許太太道：「你叫我怎麼能夠相信呢？——總拿你當個小孩子！有時候我也疑心。過後我總怪我自己小心眼兒，『門縫裡瞧人，把人都瞧扁了』。我不許我自己那麼想，可是我還是一樣的難受。有些事，多半你早已忘了：我三十歲以後，偶然穿件美麗點的衣裳，或是對他稍微露一點感情，你就笑我。他也跟著笑……我怎麼能恨你呢？你不過是一個天真的孩子！」

小寒劇烈地顫抖了一下，連她母親也感到那震動。她母親也打了個寒戰，沉默了一會，細聲道：「現在我才知道你是有意的。」小寒哭了起來。她犯了罪。她將她父母之間的愛慢慢吞吞地殺死了，一塊一塊割碎了一——愛的凌遲！雨從簾幕下面橫掃進來，大點大點寒颼颼落在腿上。

許太太的聲音空而遠。她說：「過去的事早已過去了。好在現在只剩了我們兩個人了。」

小寒急道：「你難道就讓他們去？」

許太太道：「不讓他們去，又怎樣？你爸爸不愛我，又不能夠愛你——留得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。他愛綾卿。他眼見得就要四十了。人活在世上，不過短短的幾年。愛，也不過短短的幾年。由他們去罷！」

小寒道：「可是你——你預備怎樣？」

許太太歎了口氣道：「我麼？我一向就是不要緊的人，現在也還是不要緊。要緊的倒是你——你年紀輕著呢。」

小寒哭道：「我只想死！我死了倒乾淨！」

許太太道：「你怪我沒早管你，現在我雖然遲了一步，有一分力，總得出一分力。你明天就動身，到你三舅母那兒去。」

小寒聽見「三舅母」那三個字，就覺得肩膀向上一聳一聳的，熬不住要狂笑。把她過繼出去？

許太太又道：「那不過是暫時的事。你在北方住幾個月，定下心來，仔細想想。你要到哪兒去繼續念書，或是找事，或是結婚，你計畫好了，寫信告訴我。我再替你佈置一切。」

小寒道：「我跟龔海立訂了婚了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什麼？你就少胡鬧罷！你又不愛他，你惹他做什麼？」

小寒道：「有了愛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。你自己知道。」

許太太道：「那也不能一概而論。你的脾氣這麼壞，你要是嫁了個你所不愛的人，你會給他好日子過？你害苦了他，也就害苦了你自己。」

小寒垂頭不語。許太太道：「明天，你去你的。這件事你丟給我好了。我會對他解釋的。」

小寒不答。隔著衣服，許太太覺得她身上一陣一陣細微地顫慄，便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小寒道：「你——你別對我這麼好呀！我受不了！我受不了！」許太太不言語了。車裡靜悄悄的，每隔幾分鐘可以聽到小寒一聲較高的嗚咽。

車到了家。許太太吩咐女傭道：「讓小姐洗了澡，喝杯熱牛奶，趕緊上床睡罷！明天她還要出遠門呢。」

小寒在床上哭一會，又迷糊一會。半夜裡醒了過來，只見屋裡點著燈，許太太蹲在地上替她整理衣箱。雨還漸漸地下著。

小寒在枕上撐起胳膊，望著她。許太太並不理會，自顧自拿出幾雙襪子，每一雙打開來看過了，沒有洞，沒有撕裂的地方，重新卷了起來，安插在一疊一疊的衣裳裡。頭髮油、冷霜，雪花膏，漱盂，都用毛巾包了起來。小寒爬下床頭，跪在箱子的一旁，看著她做事，看了半日，突然彎下腰來，把額角抵在箱子的邊沿上，一動也不動。

許太太把手擱在她頭髮上，遲鈍地說著：「你放心。等你回來的時候，我一定還在這兒……」

小寒伸出手臂來，攀住她母親的脖子，哭了。

許太太斷斷續續地道：「你放心……我……我自己會保重的……等你回來的時候……」

（一九四三年七月）